

中 英 对 照
莎士比亚全集 6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自扰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逐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一 版本

《无事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于一六〇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书业公会登记，当时登记的四出戏，都是由莎士比亚所隶属的剧团所申请的，所以写明是my lord Chamber-laine's menns plaies，《无事自扰》是其中的一剧。但是这四部戏都注明“暂缓出版”（to be staied）的字样。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无事自扰》又和《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由出版商 Andrew Wyse, William Aspley具名登记，而且在这一次登记中首次写明作者莎士比亚的名字（Wrytten by master Shakespere）。这是一个纸面的四开本，七十二页，印刷相当恶劣，定价六便士。这个四开本从来没有重印过。其标题页如下：

Much adoe about

Nothing.

As it hath been sundrie times publikely
acted by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Lord

Chamberlaine his seruants.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London

Printed by V. S. for Andrew Wise, and
William Aspley.

1600

这个四开本显然是根据剧团的提词本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第四幕第二景竟用了两位演员的名字（William Kemp, Richard Cowley）代替了剧中人物道格伯来与佛杰士。

一六二三年出版的“第一对折本”莎氏全集里的《无事自扰》是根据“四开本”而加以校订的，但是“四开本”的错误还大体保留未动。“第一对折本”在校订上改进之处甚少，有些改动之处还不如原来的样子。第二幕第三景加入了一个人名，Jack Wilson，即是扮演巴尔萨泽唱歌的演员，这足以证明“第一对折本”所根据的“四开本”也是倒流入剧团里被用作提词的本子。“第一对折本”的一大改进是将全剧分幕。

二 写作年代

Francis Meres 所著 Palladis Tamia, Wits Treasury 刊于一五九八年，书中提起莎士比亚的六种喜剧六种悲剧，据云可与拉丁名家相颉颃，但是《无事自扰》不在其列。这说明《无事自扰》大概是作于一五九八（九月）之后。可是这里有一个疑问。所谓六种喜剧，其中有一种是 Love labours wonne，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并没有一部有这样的名称。批评家不断的在揣测，这可能是另一剧的别名，《无事自扰》也是被揣测的一个对象。就故事内容而论，也许 All's Well 或 The Tempest 比较更适合些。当然，《无事自扰》之没有被包括在那六种喜剧之内并不能绝对的证明其写作一定是在一五九八年以后，因为 Meres 可能就悲喜剧各举六种，并无完全一一列举之意。

《无事自扰》之在书业公会登记是在一六〇〇年，五月一次，八月又一次，标题页上又写着“曾经多次公开上演”，所以其写作很可能在一五九九年之夏或秋。

剧本的文字与作风亦可证实此一推断为不误。此剧使用散

文部分约占全剧三分之二，诗句之构造亦多“连行”与“双尾”（enjambement and double endings），故事穿插之手段亦臻纯熟老练之境界，在在均足以说明此剧决非学习阶段中之作品，必是莎士比亚的中年之作，写作年代列在《亨利五世》与《如愿》之间是大致可靠的。

三 故事来源

“一个情人受骗，误以为他的未婚妻不贞，因为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的未婚妻的闺房窗前。”——这便是这个故事的核⼼。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文学中数见不鲜，例如：

（一）纪元四百年左右希腊传奇 Chaereas and Callirhoe

（二）纪元一四〇〇年左右西班牙传奇 Tirante el Blanco

（三）一五一六年 Ariosto 的 Orlando Furioso 卷五

（四）一五九〇年 Spenser 的 Faery Queen 卷二第四章

上述三四两项，都是莎士比亚所熟悉的。但是《无事自扰》的主要故事来源是意大利小说家 Matteo Bandello（1480 ?—1562）的一篇小说（一五五四年）。这意大利文的小说于一五八二年有法文的意译本，见 François de Belleforest 编的 Histoires Tragiques。莎士比亚可能没有参照法文本，而是直接取材于意大利文本。这原本故事的纲要如下：

“一二八三年西西里岛上发生大屠杀，以鸣晚钟为号，法国人四千名被杀害，阿拉冈王佩德娄受教皇命进驻该岛，在麦西拿设立朝廷。他的部下丁伯利欧（Timbreo di Cardona）见了本地老绅士李昂拿图（Lionato de' Lionati）之女芬尼西亚（Fenicia）而悦之。最初他拟以她为情妇，未成功，乃遣使和她父亲商议正式婚娶。遂订婚约。但丁伯利欧之战友古龙都（Girondo）亦见此女而悦之。为防止其婚

姻，乃串通一愚蠢青年，令他密告丁伯利欧谓芬尼西亚经常每星期中有三夜与其好友某幽会。丁伯利欧为求证起见，隐身于花园之中，果见前述之青年，偕一由古龙都仆人化装之绅士，另一携带梯子之男人，于夜间走向李昂拿图邸寓。此假扮之情人由窗间进入芬尼西亚于昼间常去盘桓而夜间则无人居住之一室。丁伯利欧忍无可忍，遣介绍婚姻的朋友前去取消婚约。李昂拿图认为他悔婚是为了嫌其家贫，捏造故事以为口实。芬尼西亚闻讯昏厥者再，大家以为她已死去，于准备丧葬时复苏。当经决定送她到乡间叔父家中暂住，而丧葬照旧进行，作为她已物故。古龙都开始悔祸。在教堂芬尼西亚墓前对丁伯利欧坦白忏悔，递出他的短刀，请求任意加以惩处。但是丁伯利欧宥恕了他，同赴李昂拿图家请罪。李昂拿图只是要求丁伯利欧于再想结婚时前去看他。丁伯利欧于哀悼一年之后果然再去访他，与芬尼西亚再度缔婚，时芬尼西亚年已十七，亭亭玉立，更为妩媚，丁伯利欧已不复辨识。婚礼于乡间叔父家中举行，新娘之身份遂被揭露，古龙都亦与其妹贝尔菲欧欣然成婚，全体于欢乐情绪中回到麦西拿。”

这便是希罗与克劳底欧的故事的蓝本。莎士比亚从 Ariosto 得到的最大的一点启示是，小姐的女侍之如何受贿买而化妆为小姐与人幽会。从 Spenser 得到的最大的一点启示是，冒充与小姐幽会的人是一个下流的马夫，其动机为嫉妒与天性之邪恶。

四 几点批评

莎士比亚善于改编旧的故事，以点铁成金的手段使粗糙的情节成为动人的戏剧。《无事自扰》是最好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先看看他的经济的手法。原来的故事背景是从麦西拿到乡下，再从乡下回到城里，在时间上拖到一年以上，在情节上把不需要的“西西里晚钟”大屠杀事件也描述在内。这一切在莎士比亚手里都得到了修正。背景都集中在麦西拿的几个地点；时间紧缩到

九天，而其中四天是空着的，五个不同的背景和五天的功夫就够了。在情节上把唐佩德娄所刚刚结束的战事改为对唐约翰的叛变的讨伐，这样既可造成凯旋后的欢乐的气氛，又可使那被宥的叛徒在戏里成为一个可理解的无事生非的小人。在剧中人物里有一个重要的删除，那便是李昂拿图的妻，亦即是希罗的母亲。四开本和对折本在第一幕第一景和第二幕第一景的“舞台指导”中都列入了她，而且在前一场合还写出她的名字叫 Imogen，可是她没有台词，并且以后也不再上台，显然的是莎士此亚认为这是不必需的角色而终于予以删除了。有人指陈在莎士比亚的戏里很少有母女关系的描述，描述得比较深刻的是父女关系，很少女主角是有母亲的。

原来的故事的顶点是午夜幽会那一景。莎士比亚认为这一景难得很好的舞台效果，于是不在台上演出，改为口头描述，并且把教堂当众拒婚一场大肆渲染，成为全剧的高潮，其紧张可以媲美“威尼斯商人”中之法庭审判一景。这一景放在第四幕，以后便是照例的喜剧的收场了。

为了增加喜剧的气氛，莎士比亚增加了道格伯来与佛杰士这两个滑稽角色。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要求一出喜剧要有几个丑角插科打诨。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全是意大利人，而这两个丑角是在英国就地取材的，因为只有在写实的手法处理下丑角才能格外的显得真实而亲切。道格伯来是丑角中的一个杰出者，虽然他对故事之进展并无多大的帮助，可是对于这部戏剧的成功却有甚大之贡献。他的职务类似警察，实际是属于民防组织近于保甲长之类，是英国民众所最熟悉的一个类型。他没有多少知识，不认识多少字，所以他出口便是错误，把“标准英语”（King's English）割裂得体无完肤，把法律上的名词随便乱用。这都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娱乐。哈兹利特（Hazlitt: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p. 303) 说：“此剧中之道格伯来与佛杰士乃是措词错误与意义误解之最妙的例证，亦是官僚之装模作样毫无头脑之标准纪录，无疑的莎士比亚是从实际生活中描写下来的，二百年来此种情形已从国家之最低级官吏弥漫到最高级官吏群中去了。”这样说来，莎士比亚于滑稽的穿插中又给人以讽刺的联想了。

就故事论，剧中主要人物当然是希罗与克劳底欧，其悲欢离合构成全剧的骨干。但是单就人物而论，则此剧中人物之能最引人入胜者不是希罗与克劳底欧而是璧阿垂斯与班耐底克。这两个角色是莎士比亚的创造。一个是出身高贵的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灵活的头脑与敏捷的口才，但是她太高傲不肯向人低头，尤其是不肯屈服在一个男人的手里；另一个是出身高贵的勇敢善战的勇士，有灵活的头脑与敏捷的口才，但是他太高傲不肯在人面前服输，尤其是不肯在一个女人面前服输。一个因此而不肯嫁，一个因此而不愿娶。两个人都是在怕，怕的不是对方，怕的是自己，怕自己一时情不自禁而宣告投降。这两个内心良善而舌锋似剑的年轻人，遇在一起便各逞机锋互相讥诮了。这口舌之争，有时很精彩，有时很庸俗，胜利总是属于女的一方时居多。这种舌战也是莎士比亚当时观众所欣赏的，所谓 *high comedy* 者是。如果从这出戏里抽了璧阿垂斯与班耐底克，那将是不可想像的事。他们的谈话的主题是婚姻，其中有些俏皮话在今日看来已失去不少的辛辣，但是仍不失为莎士比亚的最好的“喜剧的散文”。

《无事自扰》在莎士比亚全部作品里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一八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莎士比亚的生日）莎士比亚的家乡爱芬河上的斯特拉福新建立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行开幕典礼，演的就是这一出戏，主演璧阿垂斯的是 *Lady Martin*，她曾有精彩的记录（看佛奈斯本页三六〇—三六一。）

MUCH ADO ABOUT NOTHING

DRAMATIS PERSONAE

DON PEDRO, Prince of Arragon.

DON JOHN, his bastard Brother.

CLAUDIO, a young Lord of Florence.

BENEDICK, a young Lord of Padua.

LEONATO, Governor of Messina.

ANTONIO, his Brother.

BALTHAZAR, Servant to Don Pedro.

BORACHIO, } followers of Don John.
CONRADE, }

DOGBERRY, a Constable.

VERGES, a Headborough.

FRIAR FRANCIS.

A Sexton.

A Boy.

HERO, Daughter to Leonato.

BEATRICE, Niece to Leonato.

MARGARET, } Waiting-gentlewomen attending on Hero.
URSULA, }

Messengers, Watch, Attendants, &c.

SCENE.—Messina.

无事自扰

剧中人物

唐佩德娄 (Don Pedro) , 阿拉冈亲王。

唐约翰 (Don John) , 他的私生的弟弟。

克劳底欧 (Claudio) , 翡冷翠的一位青年贵族。

班耐底克 (Benedick) , 帕调阿的一位青年贵族。

李昂拿图 (Leonato) , 麦西拿的总督。

安图尼欧 (Antonio) , 他的哥哥。

巴尔萨泽 (Balthasar) , 唐佩德娄的仆人。

波拉奇欧 (Borachio) } 唐约翰的随从。

康拉德 (Conrade) }

道格伯来 (Dogberry) , 警官。

佛杰士 (Verges) , 甲长。

修道士佛兰西斯 (Friar France) 。

一位教堂司事。

一位童仆。

希罗 (Hero) , 李昂拿图的女儿。

璧阿垂斯 (Beatrice) , 李昂拿图的侄女。

玛格来特 (Margaret) } 侍候希罗的侍女。

尔修拉 (Ursula) }

信使 , 警卫队 , 随从 , 及其他。

地点 : 麦西拿。

ACT I

SCENE I—Before LEONATO'S House.

Enter LEONATO, HERO, BEATRICE and others, with a Messenger.

LEONATO I learn in this letter that Don Pedro of Arragon comes this night to Messina.

MESSENGER He is very near by this: he was not three leagues off when I left him.

LEONATO How many gentlemen have you lost in this action?

MESSENGER But few of any sort, and none of name.

LEONATO A victory is twice itself when the achiever brings home full numbers. I find here that Don Pedro hath bestowed much honour on a young Florentine called Claudio.

MESSENGER Much deserved on his part and equally remembered by Don Pedro. He hath borne himself beyond the promise of his age, doing in the figure of a lamb the feats of a lion: he hath indeed better bettered expectation than you must expect of me to tell you how.

LEONATO He hath an uncle here in Messina will be very much glad of it.

MESSENGER I have already delivered him letters, and there appears much joy in him; even so much that joy could not show itself modest enough without a badge of bitterness.

LEONATO Did he break out into tears?

MESSENGER In great measure.

第一幕

第一景：李昂拿图官邸之前。

李昂拿图，希罗，璧阿垂斯，及其他偕一信差上。

李 这封信上说阿拉冈的唐佩德娄今晚就要来到麦西拿。

信 这个时候他已经很近了：我方才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九里之遥。

李 这次作战 ① 你们损失了多少人？

信 很少是有地位的，带有爵位的根本没有一个。

李 战胜者带着全班人马回来，可以说是双倍的胜利。这信里说唐佩德娄对于一位名叫克劳底欧的年轻翡冷翠人赏赉甚厚。

信 这在他一方面是应得的，唐佩德娄也是同样的不亏负他。他的表现超出了他的年龄所许可的界限，样子像一只羔羊，作起战来像一头狮子：他的行为不是我的语言所能描述于万一的。

李 他有一个叔父 ② 在麦西拿，听了会很高兴的。

信 我已经给他送了信去，他好像是很高兴的样子；高兴得不能不用苦痛的样子来表示他的沉着。

李 他真洒泪了么？

信 洒了很多泪。

LEONATO A kind overflow of kindness. There are no faces truer than those that are so washed: how much better is it to weep at joy than to joy at weeping!

BEATRICE I pray you is
Signior Mountanto returned from the wars or no?

MESSENGER I know none of that name, lady: there was none such in the army of any sort.

LEONATO What is he that you ask for, niece?

HERO My cousin means Signior Benedick of Padua.

MESSENGER O! he is returned, and as pleasant as ever he was.

BEATRICE He set up his bills here in Messina and challenged Cupid at the flight; and my uncle's fool, reading the challenge, subscribed for Cupid, and challenged him at the bird-bolt. I pray you, how many hath he killed and eaten in these wars? But how many hath he killed? for, indeed, I promised to eat all of his killing.

LEONATO Faith, niece, you tax Signior Benedick too much; but he'll be meet with you, I doubt it not.

MESSENGER He hath done good service, lady, in these wars.

BEATRICE You had musty victual, and he hath holp to eat it: he is a very valiant trencherman; he hath an excellent stomach.

MESSENGER And a good soldier too, lady.

BEATRICE And a good soldier to a lady; but what is he to a lord?

MESSENGER A lord to a lord, a man to a man; stuffed with all honourable virtues.

BEATRICE It is so, indeed; he is no less than a stuffed man; but for the stuffing,—well, we are all mortal.

LEONATO You must not, sir, mistake my niece.

李 这乃是慈爱之自然的流露。用泪洗的面孔才是最真实的面孔：喜极而泣比哭的时候私心窃喜要好多了！

璧 请问你仰刺先生 ③ 可从战场上回来了么？

信 我不晓得这样姓名的人：军队里有地位的人里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李 你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侄女？

希 我的妹妹的意思是指帕丘阿的班耐底克先生。

信 哦！他回来了，和从前一般的兴致勃勃。

璧 他曾在麦西拿这里张贴揭帖，同爱神邱比得提议比赛射箭 ④；我的伯父的弄臣看到此项挑战，挺身代表邱比得应战，向他提议比赛用射鸟的弹弓。请问你，他在这场战争中杀死了吃掉了多少人？先说他杀死了多少？因为我曾允诺把他所杀死的全都吃下去。

李 真是的，侄女，你挖苦班耐底克先生太过了；他不会饶你的，我敢说。

信 小姐，他在这次战事里有很好的表现。

璧 你有一堆腐肉，他帮忙吃下去了：他是个贪吃的人；他的食量大得很。

信 并且是一位好的战士，小姐。

璧 对一位小姐是好的战士；但是对于一位贵族他算得是什么呢？

信 在贵族面前是一位贵族，在男子汉面前是男子汉；充满了荣誉的美德。

璧 真是这样的；他简直就是用东西填充起来的一个人；但是所用的是些什么填料，——唉，我们都是凡人。

李 你不可误会我的侄女所说的话。

There is a kind of merry war betwixt Signior Benedick and her: they never meet but there's a skirmish of wit between them.

BEATRICE Alas! he gets nothing by that. In our last conflict four of his five wits went halting off, and now is the whole man governed with one! so that if he have wit enough to keep himself warm, let him bear it for a difference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horse; for it is all the wealth that he hath left to be known a reasonable creature. Who is his companion now? He hath every month a new sworn brother.

MESSENGER Is't possible?

BEATRICE Very easily possible: he wears his faith but as the fashion of his hat; it ever changes with the next block.

MESSENGER I see, lady, the gentleman is not in your books.

BEATRICE No; an he were, I would burn my study. But, I pray you, who is his companion? Is there no young squarer now that will make a voyage with him to the devil?

MESSENGER He is most in the company of the right noble Claudio.

BEATRICE O Lord! he will hang upon him like a disease: he is sooner caught than the pestilence, and the taker runs presently mad. God help the noble Claudio! if he have caught the Benedick, it will cost him a thousand pound ere a' be cured.

MESSENGER I will hold friends with you, lady.

BEATRICE Do, good friend.

LEONATO You will never run mad, niece.

BEATRICE No, not till a hot January.

MESSENGER Don Pedro is approached.

Enter DON PEDRO, DON JOHN, CLAUDIO, BENEDICK,

- 班耐底克先生和她之间总是爱开顽笑：两人一见面就斗嘴。
- 壁 嗟呀！他斗嘴也是毫无所获。我们上次冲突，他的五项才智^⑤就有四项跛行而去，现在这整个人就剩有一项才智来主宰着了。所以如果他尚有足够的聪明使他知道取暖，就教他认为这是他优于他的马之所在吧；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动物，这是他所存留的全部财富了。现在和他作伴的是谁？每个月他有一个新结拜的盟兄弟。
- 信 那可能么？
- 壁 当然很可能：他把友谊当作时髦的帽子一般看待；随着新的楂头改变式样。
- 信 小姐，我看出这位先生是不在你的宠爱的名册里^⑥。
- 壁 不在；如果他在名册里，我要把我的图书通通烧掉。但是，请问你，谁是他的伴侣？现在没有一个年轻的流氓陪他下地狱么？
- 信 他是常和高贵的克劳底欧在一起。
- 壁 啊天呀！他会像是疾病一般的黏缚着他：他比疫病还更容易传染上，一经传染便立刻要发狂。上帝帮助那高贵的克劳底欧吧！他如果传染上班耐底克，不花费一千镑怕不得治疗好。
- 信 我愿小心翼翼的和你维持友谊，小姐。
- 壁 好呀，好朋友。
- 李 你是永远不会发狂的，侄女。
- 壁 不会的，除非赶上一个炎热的正月。
- 信 唐佩德娄来了。

唐佩德娄，唐约翰，克劳底欧，班耐底克，